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庐山刺蒋
★ 金陵特别行动
★ 拉都路的枪声



射向



的

子弹

爵士



作家自选集

东方明 著

射向爵士的子弹



东方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通俗文学作家自选集

射向爵士的子弹

东方明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1 字数22.2万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210-00376-2/1·161 定价3.50元

序

近几年来，随着纯文学进入低谷，通俗文学便已成为我国文坛上崛起的一支异军。武侠小说热、言情小说热、侦探推理小说热以及琼瑶、谢尔顿、金庸、梁羽生作品热的出现，使某些人发出了“文学大滑坡”的惊叹。其实，对此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它正说明了通俗文学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体现了通俗文学读者阅读能力强、阅读面十分普遍的特征，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而这一现象，亦绝非中国所特有，当今所特有。纵览文学史，世界名著《巴黎的秘密》、《基度山恩仇记》等，以及我国的一些演义小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曾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经久不衰。国外的众多畅销小说中，绝大部分也属于这一类通俗文学。由此可见，通俗文学具有它的历史性、世界性和群众性。

解放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俗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通俗文学的作者队伍十分弱小，且良莠不齐。所以，还没有出现较有社会影响的作者和作品。这几年来，又由于有些人打着通俗文学的旗号，炮制了一些低级庸俗的读物，致使社会上有人对通俗文学产生偏颇之见。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文化界和出版界应该扶持通俗文学作者，正确引导通俗文学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这本小说集，也是通俗文学作品集，它具有传记文学的

特点。这集子中的四篇小说，均以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侠义爱国人士王亚樵的真实事件写成，既有可读性，又带有一定的史料性。这在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无疑是一次新的尝试。

作者东方明是个66届初中毕业生，曾插队农村四年。他从小酷爱文学，幼时家贫，常以废纸、木片卖得的少量钱，去买书籍，刻苦自学，于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最初，他发表过几篇纯文学的短篇小说，后开始对通俗文学发生兴趣，其创作激情为破闸之水，奔泻而出。仅仅几年工夫，他发表了通俗文学作品一百多万字，仅以王亚樵生前事迹写成的小说便有九篇，现已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将其各篇综合改编为电影剧本《暗杀党》，并即将投入拍摄之中。

通俗文学的创作，使作者在文学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开始崭露头角。我衷心地希望作者，在今后辛勤的笔耕中，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写出更多更好的、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谢泉铭

1988.9.23

目 录

金陵特别行动.....	(1)
庐山刺蒋.....	(70)
射向爵士的子弹.....	(148)
拉都路的枪声.....	(254)

金陵特别行动

蒋介石当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引起了国民党内部进步人士的强烈愤慨。著名的同盟会成员王亚樵^①痛斥蒋的行径，与之断绝关系，并开始组织一批刚强正直可靠的武林志士，展开了一系列震惊中外、名传千秋的刺奸行动。

上海北站刺宋（子文）失利之后，东北发生“九·一八”事件，东北军奉命含恨退入关内。这拱手相让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人士的愤慨。王亚樵认为时机已到，决心翦除这个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魁首。

一场惊心动魄的特别行动悄悄展开了……

①王亚樵——字九光。1889年生于合肥北乡磨店镇。为中国著名传奇人物、同盟会成员，曾组织过多次行刺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唐有壬、陈调元、日本白川大将、野村中将、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等重大行动，曾被蒋介石以一百万大洋缉拿。1936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广西梧州。

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

二十点三十分，从上海北站发出的 142 次宁沪直快列车准点抵达南京车站。几百名旅客手拎肩扛行李走下车厢，穿过站台，通过检票口。这支队伍中有几十名穿着阔绰的男男女女，这是从头等、二等车厢上下来的旅客，这些人一出车站大门立刻被一群出租汽车司机和三轮车夫所围住，耳畔响起一连串南腔北调的拉客声……

这些旅客很快就被司机、车夫分隔开来，不一会就散去了一大半。剩下的十几人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穿灰色华毛葛长衫的瘦高个男子，他一直站在人丛边沿，默默地看着四周，好一阵后，才朝离自己最近的一辆三轮车招招手，轻声道：“三轮！”

三轮车夫连忙推着三轮车大步过来，迅速抓起鸡毛帚一掸座垫，满脸堆笑道：“先生，请上车！您老去哪里？”

瘦高个不慌不忙坐上车座：“玄武湖。”

“好咧！”车夫飞身跃上车座，吆喝一声，把车蹬了就走。

瘦高个把头上的黑色礼帽往下拉了拉，双手抱在胸前，一动不动地坐着，旁人看着定以为他在打盹。那车夫不知道客人举态，边蹬车边小声问道：“先生，我把您送到玄武湖哪里？”

“陈公馆。”

“唔！”车夫惊奇地吭了一声，迅速回头瞥了瘦高个一眼。玄武湖畔陈公馆？那不是首都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的官邸吗？这可是个不同寻常的场所！他从十七岁蹬三轮车到现在已有四个年头，还没载过上陈公馆去的客人，有资格去那里拜访的都是大官、巨商和社会名流，他们都有私家轿车。那么这是个什么角色？瞧他那身穿着，轧得进阔人行列，尤其是那举止风度，更不象一般寻常人，可他既然去陈公馆，怎么又不坐轿车呢？哦，对了！听说陈司令手下新近成立了一支便衣队，这先生只怕是便衣队长官，夤夜上门去向司令长官汇报紧急公事……

车夫心里想着，脚下把三轮车踩得飞快，抵得上一辆挂两档的汽车。不一会，玄武湖就在眼前了。三轮车在陈公馆大门口停下，瘦高个下车，掏出一块银元递给车夫：“够了吧？”

车夫拿着多出几倍的车钱，乐得点头哈腰：“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陈铭枢的官邸原是清朝一个告老还乡的二品大官的私宅，太平天国时做过某个“五千岁”的王府，因此门面颇有气派：五级宁波红石台阶，紫金山白石门框，两扇黑漆柏木大门上钉着密密麻麻的白铜护钉，门前蹲着一对威武勇雄的石狮子。石狮子侧面站着两个腰佩盒子枪的卫兵，见瘦高个打发走三轮车后大摇大摆走上前来，便喝问道：

“什么人？”

瘦高个是陈公馆的常客，两个月前他还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他那双英气凛然的眼睛冲卫兵脸上一扫，心里说：是

新的，怪不得认识！他面带微笑，抬手抱拳略一作揖，说：“烦请二位通报铭枢先生，上海施文龙求见。”

卫兵听来人对陈铭枢不称“司令长官”，称“铭枢先生”，知道他与陈铭枢关系非同一般，连忙将施文龙引进门房，请他在藤椅上坐定，然后往里面打电话。片刻，陈铭枢的副官龚政韬三步并二步地赶出来，进门就说：“啊呀，文龙兄驾临，失迎失迎！司令刚从外面回来，请进！”

首都卫戍司令陈铭枢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上海来客。这是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屋子，地下铺着四角方方的水磨大砖，洁净无尘，迎门墙上挂着清末著名书画大师吴昌硕的真迹《三鹰轴》，两侧墙上分别挂着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于佑任等人的墨迹。屋里除了一张大写字台和几把藤椅外，还有几个装满古籍和洋装书的大书橱。身穿呢质将军服的陈铭枢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上，听见脚步声缓缓起身。

施文龙进门，抱拳拱手，冲卫戍司令欠腰致礼：“文龙拜见先生。”

陈铭枢做个手势：“请坐！喂，沏茶！”

施文龙刚落座，一个卫士就用盘子送进两杯龙井茶来。他捧杯在手，不慌不忙揭开杯盖，呷了一小口，眼光从眼梢角边瞟出去，打量正在喝茶的卫戍司令。施文龙此次到陈公馆来，是为了一项特殊使命——

王亚樵这次亲自率领施文龙、封天武、肖松、陆耀年、和如夫人慕容玉瑛从上海来南京，准备实施行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首脑蒋介石的特别重大计划。根据预先获得的情报，国民政府将在“最近”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二十天以来政府方面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为

表示重视“九·一八”，蒋介石决定亲自出席。但遗憾的是，这“最近”究竟是什么时候，明天？后天？或者是中旬？王亚樵经过一番思索否认为蒋介石很有可能把新闻发布会日期定在十月十日，因为这天是辛亥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日，国民政府很有可能要借机做做文章。为此，他下令于十月九日下午秘密乘车赴宁，他们夫妇及其他人均不露面，单派颇有心计的施文龙来陈公馆向陈铭枢探虚实。

当下，施文龙开腔道：“先生，文龙此次奉九哥之命前来贵府是为了一桩事……”话说到这里停顿下来，一双眼睛凝然不动地望着卫戍司令。

陈铭枢和被施文龙称为“九哥”的王亚樵私交笃厚，他们的友谊一直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双方未成为“名人”前。一九二七年王亚樵因谴责蒋介石搞“四·一二”大屠杀和蒋氏闹翻，遭首都警察厅通缉时，曾一度躲在陈公馆。因此，陈铭枢很爽快地说：“什么事，请文龙只管直言，铭枢当尽力为九光兄效劳。”

施文龙打开随身带来的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份制作考究的大红烫金请帖，站起来走到陈铭枢面前，郑重其事地说：“今年十月十日是老夫人六十大寿，九哥为感谢老人家养育之恩，决定从明天开始到十月十六日，为老夫人设宴唱戏庆贺一周。因先生与九哥情谊深厚，义同手足，故特派文龙前来递帖，请先生无论如何拨冗前往。”

陈铭枢接过请帖一看，认出上面那字确是王亚樵那手苍劲雄浑的行草体。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陈铭枢是一位颇有头脑的将军，他看着请帖，陷入了沉思——

两个半月前，上海北站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行刺宋子文

案，如果刺客不是认错了人，那么现在国府财政部长早已离人间了。刺宋案发生时，陈铭枢正在上海小住，当时他就觉得奇怪：怎么在刺案的前几天，王亚樵的得力助手施文龙频频来往于宁沪之间（当时施落脚在陈公馆）？而且在上海王亚樵还向他的副官龚政韬拿过名片。不久陈铭枢回南京后，戴笠前来拜访，谈话中言及龚副官那张名片，说刺客拿它在他手下那个当时派往上海主持保卫宋子文警卫的行动处副处长黄居位面前亮过眼。陈铭枢找了个借口顶了回去。但是，陈铭枢心里已怀疑刺宋是王亚樵所为。这次，蒋介石打算公开露面前，这个施文龙又上门来了，看来他这个老朋友王亚樵又在动蒋氏的脑筋了……

陈铭枢放下请帖，指指写字台上的香烟：“文龙，抽烟，自己拿。”施文龙点点头，伸手取了一支。卫戍司令也拿了一支，点燃后慢慢地抽着，头脑中继续进行着刚才的思索：况且，王亚樵从不喜欢搞排场，这次怎么肯化钱化时间为母亲搞六十寿庆？即使他本人心血来潮想搞，他那个穷人出身向来节俭的母亲又如何肯答应？看来，王亚樵是假称为母祝寿，实则上是想从他这个首都卫戍司令嘴里探听蒋介石公开露面的确切日期。哈哈，这个王九光，也真是会用心机哩！

卫戍司令本人内心对蒋介石也颇有异辞，这种心情由多种因素造成，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蒋氏对最近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的態度。他本人很希望蒋介石下台。在这时，突然冒出一个王亚樵想朝蒋介石开枪，这符合他的心意。陈铭枢心里清楚，蒋介石若被刺身死，不管谁上台接替蒋的位置，于他这个卫戍司令都无妨碍，他的官职只会升不会降

这样想着，陈铭枢决定把底牌摊给施文龙，但他用的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一套：“唔，文龙，很不巧，这几天我没空——明天，十月十日下午两点，国府在中央党部小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本来这事倒也无所谓，但这次蒋主席准备亲自出席，就‘九·一八’事向中外新闻界发表讲话，那我这个卫戍司令就不能不去了。最近局势紧张，据说日本已经派特工人员潜入南京，意欲谋刺我方高级长官和策反军队，因此我不得不在保卫工作上面多花些时间。这样，只好请你转告九光兄，说铭枢公务缠身，不能亲赴上海为老夫人祝寿，请他恕罪。不过，人不到情到——明天我派龚副官携礼物去上海。”

施文龙不知陈铭枢肚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见自己要探听的内容已经到手，十分高兴，很想马上告辞，去向王亚樵报告。但为了怕陈铭枢起疑心，他还得应付几句：“先生，如此看来文龙是白跑一趟了。”

陈铭枢笑道：“这好办，我给九光兄写个字条，陈说原因，他不会责怪你的。”说着，他从抽斗里取出一张白纸，用桌上的小楷笔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施文龙把纸条凑近台灯烘干墨迹，小心翼翼地折拢起来放在公文包里，然后起身道：“先生，文龙就此告辞了。”

陈铭枢估计他要急着去向王亚樵复命，也不挽留，只是说：“那让龚副官派辆车送你一下吧。”

施文龙早已料到这一着，不慌不忙地说：“我还要去另外几处递帖，他们那边若认出是卫戍司令部的汽车恐怕不大妥当。谢谢了。”

走出陈公馆大门，施文龙看看手表，已是九点四十分，便加快脚步走过两条横马路。迎面驶来一辆米黄色雪铁龙出租车，那车驶得极慢，估计是空的，施文龙便举手打了个“停车”招呼。

轿车果然停下，从车里探出一颗脑袋来。施文龙借着路灯光一打量，出乎意外地发现这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郎，她长得很漂亮：长方形的脸，肤色白皙，两条黑黑的眉毛下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鼻梁很挺，那两片嘴唇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很有个性特色的线条，所有这些都长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因此使人看着会觉得十分讨人欢喜。

“您去哪里？”她的声音清脆，吐字也极清晰。施文龙觉得这姑娘应当去唱戏或拍电影，干开车这一行真太委屈了这张脸。

“莫愁湖凤凰街。”

“啪！”车门开了，女司机跳下轿车。这是一位身高一米六六的高个姑娘，穿一件蓝色细帆布茄克衫和黑色马裤，潇洒而又大方。她睁着明晃晃的眼睛冲施文龙浑身上下直打量，一直看到后者眼里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时才开口道：“凤凰街不行！”

“什么意思？”

“那里已经出市区了，我们车行的七个女司机晚上六点以后不开郊区，那边只到汉中门。”

汉中门其实正是施文龙要去的地方，他是出于谨慎才让对方多开一公里多路程的。现在遭到拒绝正好顺水推舟：

“也可以，到汉中门以后我再往前走吧。”

女司机打开后车门：“那请上车吧。”

施文龙看了她一眼，一声未吭，钻进车厢坐在后座。女司机发动引擎，启动汽车往前驶。施文龙发现她开车技术很熟练，反应极迅速，那车始终处在高速、平稳状态。约摸半小时后，轿车在路边停下，女司机回头说：“先生，到啦！”

施文龙点点头：“多少钱？”

“一块八毛大洋。”

施文龙给了她两块银元：“不用找了。”但对方却不领这个情，她递回来两枚银角子，笑吟吟道：“先生若有一颗好心，那就请有空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美言几句。我们是连义车行，老板姓连名庸正，电话二四六八，我叫石翔洁。”

“也好。”施文龙点点头。自然这是假意承诺，他不会去打这种电话。

“谢谢！再见了。”轿车叭叭鸣了两声，拐了个弯往回驶，转眼就消失在夜幕中。

王亚樵和他的刺蒋特遣小组住在汉中门附近一幢独门独户的小洋房里。十天前，王亚樵决定组织刺蒋行动时，专门派人来南京以重金租下这幢洋房，作为刺蒋行动的临时大本营。

施文龙进门时，王亚樵夫妇、肖松、封天武几人正坐在客堂间里喝茶。那个陆耀年则在屋前屋后流动巡逻，见施文龙到，吹了声尖厉的口哨。

“怎么样？”肖松迎上来问道。

“果然不出所料，十月十日下午二点。”施文龙简短地说。他刚在桌前坐下，慕容玉瑛就沏了杯茶送过来。

王亚樵看着施文龙：“是铭枢兄亲口说的？”

“是的。铭枢先生说 he 公务缠身，不能去上海了。”施文龙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陈铭枢的那张字条。

王亚樵看罢笑道：“铭枢兄信以为真了，嘻嘻，他还要派副官去上海呢！不过那也没关系，我已经安排好了，上海方面会接待的。”

封天武说：“九哥，明天怎么干，请安排吧。”他已私下对王亚樵说过，要求仍旧担任枪手，以弥补两个半月前自己在上海北站刺宋时的失误。

王亚樵点点头，脸色忽然变得无比庄重，两眼射出锥子般的光芒，声音铿锵有力：“明天这样安排——我们六人全部化装成新闻记者，一应证件这里已经备下。封天武担当第一枪手，慕容玉瑛配合，你们两个设法混入中央党部小礼堂，伺机下手，此为一线；肖松和我候在二线，即在礼堂外面混在那些进不去礼堂的记者当中，一是配合，二是掩护；施文龙、陆耀年是三线，待在马路对面，主要负责接应，一定要守住我们开去的那辆汽车。”

肖松望着王亚樵说：“师母不会打枪。”这个武功精湛的大个子很想自己和封天武一起进礼堂闯一闯。行刺蒋介石，此为名留青史的大事，唱戏出身的肖松很注重这种事，他认为即使为此而送掉性命也值得。

王亚樵朝如夫人努努嘴，解释道：“封天武进去后需要有一个女记者帮他打掩护，两人必须配合默契，寸步不离，玉瑛是最好的角色了。她不必打枪，只要会照相就成。”

封天武兴奋地说：“对！师母您留心着，我一掏枪您马上闪开，根本不用管我。您有合法证件，出得来的。”

“唔。”慕容玉瑛点头。

王亚樵说：“好，大家各自安歇，养精蓄锐，明日作博浪沙一搏！”

二

南京鸡鸭巷十九号，国民党特务上海站机关。

行动处副处长黄居位中校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这间屋子很宽敞，天花板上的莲花式吊灯散发着耀眼的光波，照射着室内的一切：雪白的墙壁，上蜡的花旗松地板、写字台、皮转椅、长沙发以及挂在两侧墙上的保密地图和两支英制沃格瑞夫自动手枪。

两个半月前，封天武在北站鸣枪后约一小时，王亚樵恪守诺言，下令将黄居位、黄母及另外几个还活着的特务释放。黄居位先安顿好老母，然后去见戴笠。戴老板耳目颇多，早已得知宋子文在上海险遇刺的消息，一见副处长的面，二话不说，先上前去抽了十来记耳光。黄居位武夫出身，习惯于乖乖站在那里低头认罚。戴笠发过一阵火之后，这才让部下报告失职经过，然后给予严厉警告：若在三个月内还未将刺宋案犯拿获，必将严肃处理！这自然是黄居位最好的结果了。

次日，黄居位即召集部下，严令缉拿“重要案犯”数人，其中第一个便是使他在上海全军覆没的“绿字帮”人物江笑丹。他让站里的绘形专家根据他的描述把江笑丹的脸形画成图像，翻拍成照片发给部下，让各处查访。一个多月查下来，杳无踪影，这些刺客就象一条条鲶鱼，不知钻到水底